

鄂奶奶唱着歌

张港

深入嫩江草原,就是说普通话,你也不见得听懂。比方说“唱了几首歌?”那是问你多大岁数。比方说“不能唱歌了”,实质是说这人离世了。深入嫩江草原,生命的始终等于歌的始终。

这世界上,只要是个人,必有个奶奶——不管离开多远。

干瘪奶奶离美丽最远,驼背奶奶最没力量,奶奶炒菜算计油盐,奶奶磨磨叨叨絮烦没完……然而,花样姑娘是奶奶宠成的,搬牛汉子得靠奶奶护着,娶亲搬家得奶奶点头……这世界上,没听有一个人说奶奶一个“不”字。

鄂奶奶推门第一唱,男女老少,开始一天的欢快、舒畅;鄂奶奶关门最后一唱,大人孩子美美入梦乡。鄂奶奶是全村的奶奶。

鄂奶奶已经唱了八十九回草绿草黄。村里人害怕了,害怕听不到鄂奶奶的歌。

大车小车的,硬拉鄂奶奶进了大城市。

只十天,鄂奶奶就掰上手指头:一、保健品样样难吃;二、楼下的人蚂蚁翻蛋似的,却对不上一句话;还有三,还有四,还有五六七八。最末一个指头是,就连唱个歌,还得关门拉帘子,还得小声再小声。

又十天,鄂奶奶心胸憋闷,要炸。鄂奶奶住病房了。医生说:早就应该住医院。

鄂奶奶说:“我就是要大口唱歌!我要唱歌!”

医生说:“可唱不得,可唱不得。静静静,养养养。”

病床上第十天,吓死人了:老奶奶一个人挟包走了。慌张了家属,慌张了医院。村里来了电话:老太太已经回村。

医学之努力,即努力延长生命的长度——生命诚可贵。

乡亲们共识:一定想方设法弄奶奶再进医院。然而,无计可施,鄂奶奶死活不去。

乡亲们的第二个共识:奶奶已经八十九了,最低也得给奶奶办个九十大寿。

怎么办?最后决议:谁也不再唱歌。这一决定,理智,人性,英明。当着饥饿者大块吃肉,对着贫困者哗哗数钱,是很残暴的行为。让鄂奶奶听着歌,却不许她唱,这是折磨老人家。

在家人悉心护理之下,鄂奶奶在炕上,或盘,或坐,或倚,或卧。

鄂奶奶问儿子:“这是咋了?咋就听不着唱歌?”

“你年纪大了,耳朵背也是正常。”

“那咋有风声有鸟叫?”

鄂奶奶

问儿媳:“这是咋了?咋就听不着唱歌?”

“啊,那啥,家家忙着。”

忙?忙就不唱歌了?不是越忙越唱么?不是越唱越有力气么?哼!就诓老太太我一个人。全当我糊涂。哼!我心明镜似的。鄂奶奶自己跟自己说话。

鄂奶奶招来孙子:“奶奶就一个事儿,高低你得办。你上莫力屯,接敖奶奶来。我想她了哟——”

这样的要求是允许的,敖奶奶被接来了。两个奶奶,唠得展眉舒脸。人人欣喜着。

七星上房脊,应该是唱上一唱,然后进入夜的程序。可是现在,为了鄂奶奶,村子静悄悄的,人们准备着在没有歌声中,闷头倒下。

突然,歌声猛起。

啊!是谁?这还了得!家家亮了灯。

“无鞍无辔紫骝马,跑得快哟跑得欢——”

啊——鄂奶奶!

“没有背负的紫骝马哟,过了柳林过了山——”

敖奶奶!

门全开了,人全出来了。

“紫骝马是风,风吹草地到天边——”

“紫骝马是鹰,眨眼展翅上云端——”

是鄂奶奶与敖奶奶在对唱。

高高羊草垛上,鄂奶奶盘腿坐着;弯弯小河边,敖奶奶倚柳靠着。鄂奶奶在村东,敖奶奶在村西。

村庄大乱。

缓缓的拖腔,像流星长长的尾巴,光辉与夜色融合。夜又沉寂了。将鄂奶奶背到家。

“鄂奶奶,不能唱歌了。”

鄂奶奶不能唱歌了。鄂奶奶不能唱歌了。

“要是在医院,点上药,奶奶不能这样。”

“要是在医院,上了呼吸机,咋也给老人家办成九十大寿。”

“敖奶奶,你,你,怎么可以让她爬上大草垛?怎么可以让她这么唱歌?”

矛头指向敖奶奶,七嘴八舌。

敖奶奶说:“在医院里离世的人,有这样的笑容么?有这么光润的?有这么眉脸舒展的?最后留的不是一首歌,她还是鄂奶奶?”

平躺的鄂奶奶,微微笑着,脸色光润着,眉脸舒展着。

“可,鄂奶奶的嘴——”

人们发现,鄂奶奶大张着嘴,没有闭上。

大乱。

敖奶奶慢声慢语:“还愣着——那就唱呀!”

敖奶奶唱:“红花绿草要阳光,你用歌声唱来太阳——”

齐声:“唱来大雁,唱满嫩江,唱出美丽,唱出强壮……”

鄂奶奶的嘴,缓缓合上。

“大草原上,没有悲伤;大草原上,没有凄凉——不管你去了哪里,花儿草尖儿,有你的歌飘荡——”



以鸟鸣春

许永强

听不懂古人“以鸟鸣春”的清音,又不想在春天里酣眠甜睡,就踏着梅花飞舞出来的花香泥径,去乡下作一回鸟儿问答。

“惠草饶淑气,时鸟多好音”。此时此节,满山满坡,一树一树的鸟音雀歌,正努力合奏着一支充满活力的春天的旋律,诠释着春天里生长的鲜活故事。

不知是淑气催阳雀,还是阳雀唤春归。当幽邃的空山第一次响起阳雀那亮丽声远的“吱一贵一阳”的声音,春天的风便拿起唐人贺知章写给她的那把充满魔力的剪刀,把冬日的残雪剪融,把冷风寒流剪走,把一切冬眠的生命剪醒:春风拂过,厚土沃地上,繁星般的点点嫩黄刺破泥土迎风沐雨,棵棵高大的柳树也被春风拂出千条万条似垂柳柔顺的绿丝,村子里错落相间相夹的桃树李树,全都不甘落后地吐出千朵万朵的花苞花蕾。阳雀声起,温温暖暖的涓涓溪流便从岩隙从山涧从阳雀的嘴里唇间“叮叮咚咚”地涌出,然后一路歌声一派生机地呼朋引伴。温流涌透草地,地上的阳雀花便迎着春天迎着阳雀破蕾开放;暖流流入土地田畴,田地便成了孕育生命的热田热土。

那只替人们叫醒春天的阳雀,可曾是亮唱在炎黄尧舜、秦皇汉武时代的那只?要不,那声音亮丽久远“吱一贵一阳”的声音里怎么会蕴含着浓浓的古风古意和古韵呢?你细细品:“吱”,是不是与先人曾经使用的发音词同出一腔共属一脉?“贵一阳”能不能理解成“以阳为贵”呢?

时光在阳雀的啼叫声里轻轻柔柔地滑过。当空山幽篁,当农家苑囿响起“清明酒醉,腊肉有味”的鸟语时,大地上自然中的万事万物,都被春雨沐浴得碧碧绿绿,被春风吹洗得清清明明。一山一山的桃红,一岭一岭的李白,一坡一坡的野葱,一湾一湾

的绿萍,千树万树的梨花,一颗一颗被希望盈满的人心,这满园的春色想关都关不住了。你听:在桃树李花和梨园竹篁上,与清明鸟相互唱和戏春的,有“恰恰”啼唱的娇莺,有“喳喳”欢歌的麻雀,有激情亢奋的斑鸠……鸟儿们用发炎的歌喉欢迎着冬天的逝去春天的到来,有美妙的歌声歌唱着自在的生活和自由的爱情。你瞧:木屋瓦隙间蒸腾的袅袅炊烟,被满山的春色化解得渐远渐细。一瞬间就融进了后山密林,在空中弥漫的,只有那腊肉炒野葱的独特香味。木屋里,乡下人在大块大块地吃肉,大碗大碗地喝酒,将春耕春忙的底气垫满身心。

清明谷雨两相连,乡下的清明鸟还未停止歌唱,布谷鸟又钻在桐油树上亮开了喉咙——“布谷,布谷,快快布谷”。歌声洒落到梧桐花蕾上,花蕾便绽出迷人的花瓣;歌声飞落在杜鹃花上,杜鹃花就有了一种啼血般的殷红;歌声飘落到心坎上,乡下人便心花怒放。

乡下农月无闲人。节气一到,老人们便将种子和对收成的希望一并浸泡在温水里,精心静气地守着看着种子发芽,聆听着幼芽成长的天籁之音。田间地头,乡下男人吆喝着雄唱着鞭策着耕牛,脚大手大的乡下女人,为了庄稼这枝花开得更美更艳,背着山竹编织的背篋,踏山踩水不停地往地里运送肥田肥土的农家肥。犁耙过去,一丘丘沉睡的肥田便苏醒了;锄头落地,一坡坡热土就翻过了身子。温温和和的阳光下,翻身的土地蒸腾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泥香,新犁耙过的水田波动着金黄金黄的光亮……

这才是天地间最亮丽迷人的春天呵!如果唐朝李白有幸吟游至此,还会不会再有“长啸梁甫吟,何时见阳春”一样伤感的慨叹呢?

